

化當世莫若口，傳來世莫若書

2013府城講壇下半年度系列演講

文／潘雅君 藝文工作者

已邁入第四年的「府城講壇」，雖只是公家單位舉辦的例行性市民講座，但從擬定講者名單，聯繫、安排講師交通與住宿，預先專文採訪介紹，現場氣氛營造，錄影存檔上網，直到整理成可閱讀的年度專書，絕不馬虎。韓愈說：「化當世莫若口，傳來世莫若書。」用這話來印證，當之無愧。2013下半年度，講師群有王正方、宇文正、簡嬪、彭廣林、傅月庵、李瑞騰，精彩可期。

喜歡閱讀嗎？喜歡文學嗎？那麼王正方、宇文正、簡嬪、彭廣林、傅月庵、李瑞騰，這一串聽來就不凡的名字，認識幾個？他們的文章讀過幾篇？他們寫散文？小說？雜記？詩？評論？甚至劇本？他們閱讀、寫作、編輯、教學、企製節目？導演？接近他們很難嗎？

在台南，一點都不難。

屆時只要打開報紙，就能初步認識他們，然後踏入國立台灣文學館。走進這座百年古蹟，它歷經了殖民、戰後滄桑的建築，昔日的軍事、政治用途，如今成了文學、知識、經驗探求的平民寶庫。從大門起，隨著光影流轉，越過大小不同的展間，歷史和現實交錯，營造出新舊融合的文學氛圍，似乎在任一檯窗前、一堵紅牆旁，就會遇見美好；詩作上的墨跡未乾，文人的清談仍繞樑。最後，讓文思一路領著穿透到廊底的演講廳，現場與這些文學藝術領航員在「府城講壇」面對面，開始喜歡上閱讀……

在台文館，一點都不難。

已邁入第四年的「府城講壇」，雖然只是公家單位舉辦的例行性市民講座，每年不過十餘場，但是，全館一心一德，從擬定講者名單，聯繫、安排講師交通與住宿，預先專文採訪介紹，現場氣氛營造，錄影存檔上網，直到整理成可閱讀的年度專

書，絕不馬虎。韓愈說：「化當世莫若口，傳來世莫若書。」用這話來印證，當之無愧。因為演說時精采，成書後可讀，啟動了多少文學魂。

「府城講壇」是館長李瑞騰展現文學專業、行銷長才及文壇豐沛人脈的首項力作。他說自己到任第一年時，台文館已然二月，年度計畫與預算皆定案，可著力處不多。其中「府城講壇」雖然只是普羅大眾級的講座，但對他而言，卻是建立推動館務的新鮮感與成就感的敲門磚。

任何博物館都是擇地而設，有地緣關係，也有空間限制，必須善用優勢，突破限制。專業經理人的企畫都有潛、顯兩種動機，館長企圖將其經營成一個品牌，不是隨緣、隨性，是長期耕耘。所以從講座名稱上，就要有涵意，而台南本身極具強大吸引力，台文館正面的評價也多於負面。他認為，「府城」代表是不變、中性的、在地的，不會因政局因人事改變。文學館也該穩定性、秩序性，有優雅、美的發展。

幾年努力下來，「府城講壇」邀請的講師，年齡涵蓋老、中、青三代，面向廣，一般人認知的純文學、大眾文學、傳統文學、詩、戰鬥文學、報導文學、電影文學、旅遊文學、兒童文學、原住民文學、海洋文學、鄉土文學……無一不包。他們的資歷也皆響噹噹，其中不少更可謂該領域代表人物。

李瑞騰對於講師的專業性與知名度都了然於胸，同仁們經過討論及根據問卷調查後提出的名單，只要和人文有關，他很少有不認識的。且只要開口，很少邀約不成功的。他強調，只要能講、會講，可以把長期累積的功力濃縮成兩個多小時的講師，台文館都盡力禮遇，期能成行。還有，開場本來採取對談形式，後來調整成由他引言介紹、現場提問送書等模式。在在都為了將「府城講壇」打造成連周邊民眾都嚮往參與的善言美事。

就近舉2013下半年度講師名單即可見一斑。有趣的是，這次六位專業人士還有些關係。

王正方的文章時見於宇文正主編的副刊，宇文正先寫小說後寫散文，被譽兼融簡嫻和廖玉蕙（已講演過）的特質。她因寫傳記作品《永遠的童話——琦君傳》而能親炙令其萌生當作家想法的琦君，而李瑞騰則是現代文學教研室及琦君研究中心負責人，也曾為文評論過她。傅月庵說，出版崩壞，大事不妙，編輯的職業病轉成「找書」時，也不忘抬出簡嫻提過的編輯職業病的笑話。彭廣林人稱「音樂大夫」將暢談生命之歌，簡嫻則認為，文學脫離不了人生，最近才用文字搓一條繩索，有一天，牽病榻上的自己渡河。

王正方：我只想好好地說自己的故事

首先登場的導演王正方，他談的是「我只想好好地說自己的故事」，別看他的世代，經白色恐怖、保釣運動、回鄉潮等，在兩岸三地與美國尋求自我認同，「小朋友」以為內容是些令人感傷喟嘆的戒嚴事，或是白頭宮女話當年的陳芝麻爛穀子事，那就誤會大了！因為李安還稱自己：「我生逢其時，做了Peter的小朋友，吸納他的風采，也學到很多東西。」

王正方文筆幽默直白，葷腥不忌，雜學廣記，個性鮮明，看是天南地北「侃大山」，實是結構嚴謹寫故事。在「正常人」眼中，他不羈到荒謬的地步，他自己則說：「在那個時代，荒謬曾經是一種時尚。」事實上，他生長在一個以說標準國語的公教家庭，父親王壽康是語言學家，當年先扛了全國唯二的注音符號的銅模子（另一套在北京）單身坐船來基隆，任《國語日報》的副社長，母親是凡事照本的老師。說標準國語對那一代教育家的意義，是國家走向富強的第一步，因為車同軌，書同文，語言可是要事。

對他這個鬼靈精而言，貧窮的生活中有的是名堂可搞，光是四本古典小說就夠他又讀又玩了。全家住在植物園宿舍，裡面還有台灣製片廠的攝影棚，看電影是最棒的事。王正方後來果真在做過工程師、研究員、大學教授等差事，中年轉業，拍拍屁股，「裸辭」成了美國獨立電影導演。演戲、導戲，晃蕩四十年後回台寫文章，他說自己是「我手寫我口」，但讀來常不禁撫掌大笑：是個角色！

宇文正：一篇作品的完成

《聯合報》副刊主任宇文正的講題「一篇作品的完成」，聽來四平八穩，走工具化實用路線，的確像個資深編輯會說的，但是讀她的文章可不是如此，雖以第一人稱，又似旁觀者。她回憶兩位早逝朋友的文章中寫道，自己在咖啡廳，有意無意聽到兩位陌生男子狀似親暱地交談；「那兩人的聲音像個小括弧，只因為語言本身的異質性而被括起來。」想起懷孕時曾與出版人楊淑惠、小劇場鬼才田啟元相約的往事。只有一面之緣的田，堅持為宇文正素描，她一直沒能拿到那幅畫，因為當時年輕的藝術家罹患愛滋病，死亡已隨侍在側……文字的敏銳度及描寫人

間風景各式情緣起落，令人激賞，像輕輕彈撥一下琴弦，就激起心湖漣漪，不大，但剛剛好。

宇文正有個女性的名字：鄭瑜雯（瑜雯鄭），中文系畢業後赴美南加大獲南加大東亞所碩士，在報紙、雜誌等媒體工作多年，還主持電台節目。她先寫小說，第一本短篇小說集《貓的年代》即受文壇矚目。近年來，她的生活散文，筆調慧黠依舊，而日趨簡單，但依然心思細緻。近作《丁香一樣的顏色》，文愈寫愈短，宇文正說自己這幾年喜歡的文字風格，就是像丁香一樣，千結白結，都是溫潤清馨的，都是珍重祝福！誰說生活幸福的人，寫不出百轉千迴的心情？只要她懂得放下苦難勇敢向前。這份快樂的能力，無論它來自與生俱來的祝福，或是不斷培養的人生智慧，寫出的作品都讓人讀來很舒服。

簡嫻：談文學裡的生老病死

散文大家簡嫻的新作《誰在銀閃閃的地方，等你——老年書寫與凋零幻想》一出，新舊讀者莫不驚艷這本紅底銀色的「閃書」。因為無論你是正受病痛試煉的長輩，害怕病、老死的初老期，身旁已有以肉身示現的青壯族，當你鼓起勇氣翻開這本書，看到：「肉身是浪蕩的獨木舟，完整的人生應該五味雜陳，且不排除遍體鱗傷」猶如當頭棒喝。再讀著她雕琢得已然天成的文字，時而機智，時而優雅，時而深情、時而戲謔、時而警示；寓言式的魔幻幻想，像欣賞一場絢爛的煙火，這時彷彿收到的是封喜帖，是通知我們「相逢在人間，無比讚嘆，一切感恩。」何懼之有？

簡嫻從大學的第一部散文集《水問》，即被譽為台灣散文界最被期待的作家，她也不斷向自己挑

戰，每一本寫的都是生命的轉變，文風多變，不變的是一枝越練越棒的筆。這回，她更直接以「獨自去銀閃閃的地方——談文學裡的生老病死」為題，從甲骨文談起、《禮記》、《山海經》、托馬斯·曼、《紅樓夢》、蘇東坡、古希臘羅神話、到赫塞等，都是我們的生死學分的老師。

簡嫻對熟悉她作品的讀者說：「伴著我走過浪漫、空虛、典麗、樸實，跟著我讀了『初生之書』《紅嬰仔》、看了『身世之書』《天涯海角》，現在也到了該翻一翻『死蔭之書』的時候了。」至於從這本書才認識她的讀者，既然相見，就別嘆恨晚，就讀吧！

彭廣林：生命之歌

東吳大學音樂系教授彭廣林以「生命之歌」為題，談其自小培養的專業。從獲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研究所音樂演奏藝術博士返國任教，1995年開始製作並主持的台北愛樂廣播「什麼是音樂」等節目，他那句「大家好，我是彭廣林」穩重令人信服的中音，進駐了我們的夜生活。猶如小提琴老師教學先教孩子唱譜，彭廣林也會邊談曲式，邊哼唱曲子，然而每一段隨口哼唱的音樂，背後都是一段有意思的故事，讓愛樂者在這種有點難又不太難的「魔幻氣氛」中，一點一滴學會欣賞西洋古典音樂，他也締造演奏家企製主持古典音樂節目一手包的輝煌史。爾後出版《彭廣林的音樂說法What's music?》更讓人見識到他文字的功力。

彭廣林是國內第一代「音樂班」培養出來，主修小提琴，學生時代就一路擔任樂團首席，也擔任協奏曲獨奏者，至今是「台北四重奏」的第一小提琴，每年巡迴台灣各地演出推廣古典音樂，個人也曾

開「無料」獨奏會。當過東吳大學音樂學系主任，也做了多年行政工作，更在許多民間講堂推出許多叫好又叫座的「有料」系列講座。

他曾說，台灣存在抄襲、模仿，似乎還沒找到自己的特色，也不見明確的文化共識和核心價值……我們不只需要專業的表演廳院，更需要專業的文化圖書館。經過這些年，是否有不同的說法？

傅月庵：閱讀的人生・人生的閱讀

茉莉二手書店執行總監傅月庵，他也取了個勵志的大哉問講題：「閱讀的人生・人生的閱讀」，其實，就是他書癡生活的寫照。本名林皎宏的他，取這麼古典的筆名只是來自「Who-am-I」的譯音，一語雙關，另外，喚「綠蠹魚」則是「Do-it」，簡明扼要點出愛閱讀的緣因及狀況，書蟲所愛無他，日日啃書而已。

傅月庵在出版業界名聲響亮，台北工專畢業，台大歷史研究所沒畢業，就一頭栽進出版社，他說老闆發薪水叫我做喜歡的事，當然要做。編輯、讀書，幫過白先勇、董橋、柏楊等大家編書，勤跑舊書攤，由小編成總編，海峽兩岸皆識，後來遠流設網路書店，他的副業成了寫作，為了即時回覆讀者，蠹魚頭筆記源源不絕。他說：「幸福的讀者都是一樣的，在對的時候遇見了對的書。」但不忘又加上一筆：得遇見視野開闊的「大編輯」，因為光遇見目光如炬，校對至精的「好編輯」仍嫌不足。

說自己多半時間裡，「我不是在舊書店，就是在往舊書店的路上」，傅月庵讀書萬卷，搜書功力深厚，他轉戰二手書店，寬敞明亮還結合咖啡、簡餐的舒適空間，蔚為風潮。但是他又道：「在閱讀

成為一種消費、一種娛樂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之時，為了保持你的閱讀樂趣，你的選擇絕非多讀幾本，而是少讀幾本，並且應該少上新書店，多進舊書店……」這樣的人生轉變，值得聆聽。

李瑞騰：府城四年

壓軸的是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李瑞騰談「府城四年」。他做為一個公認事必躬親的主管，對人對己都是辛苦的。他說自己早認清：在任何單位做事都有基本道理須遵循，更何況是公單位？這是從多年前下決定接下《文訊》開始，就知道的。就是即使手鐐腳銬上身，也得用自己的能力跳舞，能怎樣，就怎樣，不能強求。所以如何讓有限的資源做最大的發揮，一直是四年來努力的方向。

李瑞騰認為，現代化博物館須具備的面向很多，館務中，典藏是奠基工作，研究是必須的，這些並不直接面對大眾，但為要務。此外，推廣也不可忽略，所以「府城講壇」、「台灣文學教室」、「行動博物館」等將持續推動。還有，能以個人的資歷，將台文館的同仁實務經驗往上拉，讓大家對未來懷抱期待，對他也是要事。因此今年最大的規劃「第二個十年發展計畫」，已經開始進行，這回不是找專家學者寫「白皮書」，而是要各業務承辦員共同思考討論、尋找未來性。

這場歲末演講是檢討，也是宣示，更是場貨真價實的博物館學教學，他將分成理性、感性兩面談起，理性的是經營學，感性的是文學。☒